宋史

百一二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六　宋史三百九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脱脱等奉

敕修

徐誼　吳獵　項安世　薛叔似

劉甲　楊輔　劉光祖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

自情矣知徽州陛辭屬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為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縷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父繫饑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冤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為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疾寖棘上父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怳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莫有

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琚議請
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禪正憂懼仆於殿
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
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
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
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閤門事
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閤門
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于
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關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
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

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冑恃功以賞薄浸
觖望趙告汝愚曰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
不聽汝愚雅器趙除授建明多咨訪趙隨事裨助不
避形迹忌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
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
之侂冑出入禁中無度趙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
面諷侂冑侂冑疑將排已首謁趙退束裝冀趙還謁
留之通殷勤趙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冑罪狀
侂冑疑汝愚趙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
疏趙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

州乂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鈔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迸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詛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詛嘗與紹興老将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爲圖式後謚忠文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簿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焞代栻栻

以獵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貴鬱林等州獵請賞勞誅罪㝵於是録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人人驚厲爭死鬪不踰時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

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爲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遷
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獵言壽皇
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
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
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祗見焉會僞學禁
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
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
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謚
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
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

於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
終始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
議皆不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父之黨禁弛
起為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
京西財賦韓侂冑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
以保邊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
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
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
敗今其來必出荊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
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荊郢

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援董逵孟宗政
柴發等分列要郡歷後皆為名將召除秘書少監首
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屬江陵告饑除秘閣
修撰主管荊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陛辭請
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
郡減價發糶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荊為重鎮
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鑾內湖通濟保安四匱達于
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于下
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
東匯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

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援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逵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為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漕粟歸峽以待王

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資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謚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熈二年進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群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

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返掌閒爾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令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

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群
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
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官寺廩給之費幾何户部
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
何陛下必自知其爲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
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
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
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士兵則
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
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

四百十八

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之嬙嬪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為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

駁是以為此駁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帷天下皆以為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内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為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偽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諸安世

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為侂胄所惡安世因貽侂胄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胄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户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户周勝獲千户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為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

度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為
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
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游太學解褐
國子錄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
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
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
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
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
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

日辛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啓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論事遂劾首相王淮去位屬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乗五單于爭立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祗以重其玩侮翼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奮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為江東轉運判官俄以諫臣論罷主管冲

佑觀尋除湖北運判加直秘閣移福建召為太常少
卿兼實録院檢討官守秘書監權户部侍郎初丞相
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蓋用神
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禮故事纒度少差豫圖銷弭遂
命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提舉
興國宮起知贛州移隆興府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
侍讀進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國用司參議官
兩浙民有身丁錢叔似請于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
兼侍讀充京湖宣諭使時韓侂胄開邊除兵部尚書
宣撫使叔似方乞給降官會分撥綱運募兵糴馬辟

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侵光黃委總領陳讜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寇謙駐漢陽為江左節制尋除叔似端明殿學士兼侍讀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夙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絕無可稱以御史王益祥論奪職罷祠侂冑誅諫官葉時再論降兩官謫福州以兵端之開叔似迎合故也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

鐘律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

劉甲字師文其先永靜軍東光人元祐宰相摯之後也父著爲成都漕幕葬龍游因家焉甲淳熙二年進士累官至度支郎中遷樞密院檢詳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顔者名犯仁廟嫌諱甲力辭完顔更名修自紹興後凡出疆遇忌俱辭設宴皆不得免秦檜所定也九月[illegible]三日金宴甲以宣仁聖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進太常擢權工部侍郎升同修撰除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荆州爲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瀦之

以為北海太祖常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知廬州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蜀口出師敗衄金陷西和成州曦焚河池縣先是曦已遣姚淮源獻四州於金金鑄印立曦為蜀王甲時在漢嘉未至鎮也金人破大散關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而曦陰徹鶩關之戍金自板岔谷繞出關後思挺身免甲告急于朝乞下兩宣撫司協力扞禦松謀遁甲固留不可遽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曦遣後軍統制王鉞準備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

因卧疾曦又遣其弟昄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
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遣
參知政事李壁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即
日可瓦解矣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徹聞曦
反狀韓侂冑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壁袖帛書
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學
士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為入蜀討復
命以帛書賜甲曰所乞致仕實難允從已降指揮召
赴行在今朝廷已遣使與金通和襄漢近日大捷北
兵悉已渡江而去恐蜀遠未知更在審度事宜從長

區處二兵皆補官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甲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偽罪狀公論快之會宣撫副使安丙以楊巨源自負倡義之功陰欲除之語在巨源傳巨源既死軍情叵測除甲宣撫使楊輔亦以為請當國者疑輔避事李壁曰昔吳璘屬疾孝宗嘗密詔汪應辰權宣撫司事既而璘果死應辰即日領印軍情遂安此的例也乃以密劄命甲甲鏁藏之未幾金自鶻嶺關劄金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兵駐饒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侂胄誅上念甲精忠拜寶

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是歲和議成朝廷聞彭輅與丙不協以書問甲又俾諭丙減汰諸軍勿過甚及訪蜀人才之可用者蓋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於甲取決人無知者紹興中蜀軍無見糧朔為科糴孝宗聞其病民命總領李蘩以本所錢招糴懼不給又命勸糴其半勸糴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圖總計復奏令金梁守倅任責收糴而勸糴遂罷及是宣總司令金洋興元三郡勸糴小麥三十萬石甲乞下總所照李蘩成法措置從之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為一帥治興元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既同知樞密院

事董居誼為制置使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屯駐軍馬朝廷討居誼猶在道命甲權四川制置司事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甲下令首罷之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廢之又乞以阜郊博易鋪場還隸沔戎司復通吳氏莊歲收租四萬斛有奇錢十三萬以裨總計從之丙增多田稅甲命屬吏討論由一府言之歲減凡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生平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為夜必書之

名曰自監為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謚清惠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召試館職
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出知眉州累遷户部郎中
總領四川財賦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吳挺病輔
以吳氏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
鎮方面又貽書四川制置丘崈言統制官李奭乃吳
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崈然之挺卒崈檄輔權帥
事輔謂職為王人若輕往第疑軍心遂索印即益昌
領事復數月奏以權興州事楊虞仲兼權召守秘書
監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陽又移

潼川召還除顯謨閣直學士奉外祠尋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韓侂冑決意用兵以吳曦為四川宣撫副使假以節制財利之權輔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內憂不輕因託言他事遣人以磬書告于朝朔日率官屬東望拜表如常儀上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劉光祖李道傳皆勉之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但為去計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

韓植而去安丙楊巨源密謀誅曦以輔有人望謂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曦既誅丙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建元功者之上徒恐牽制敗事安丙才力強濟賞罰明果乞以事任付丙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故致今日之變乞並置兩帥分其營伍隸屬安丙奏乞兩宣撫分司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如輔未宜去乃復以為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年財抵建康復引咎不進上召輔益堅乃之鎮江俟命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乃除兵部

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謚曰莊惠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幼出于外祖費暉後以暉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閱馭毬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毬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縣

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乂遠誤國除太學正召試守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相留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

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絶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

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
以人臣之私意徼累天日之清明往往推忠之言謂
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
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
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
幾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
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
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
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
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

章旣下讀之有流涕者劾罷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旣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

哉徙太府少卿求去不已除直秘閣潼川運判改江
西提刑又改夔州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
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群賢并心一力若上未過宮
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閣自以獲罪重華日夜
交諜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
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有可仗者閏
孝宗崩又貽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寧宗
即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又論
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
肆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難

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幄蓋有甚不得已者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進起居舍人論政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知閤門事韓侂胄寖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集議卜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陵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既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暫怒旋悔熹明先聖之

道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為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為偽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為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吳曦

叛光祖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所素知者仗大義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屬宣撫使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獎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權知瀘州侂胄誅召除右文殿修撰知襄陽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詔以閔雨求言光祖奏女直乃吾不共戴天之讎天亡此讎送死于汴陛下為天之子不知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也青鄆蘭會求通弗納陛下為中國衣冠

之主人歸而我絶之是謂棄人未有棄人而人不我怨也且金人舍其巢穴汙我汴京尚可使吾使人拜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又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先是后崩以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禋期迫或謂侂冑曰上親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既夥柰何已之侂冑入其言五日祀圜丘六日始宣遺誥於是光祖言憲聖陛下之曾祖母克相高宗再造大業侂冑敢視之如卑喪遷就若此賊臣就戮盡告謝祖宗改從本日從之升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五

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為名言所著後溪集十卷子端之靖之翊之竑之

論曰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吳獵之以學為政項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令更定舊史公論其少伸歟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閑邊事累之劉甲楊輔蔚乎有用之才劉光祖盛名與涪州學記並傳穹壤世之人何憚而不為君子也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六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七　宋史三百九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余端禮　李壁　丘崈　倪思

宇文紹節　李蘩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民間賦丁絹錢率三丁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縑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上聞又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召對時孝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

者先聲後實以讋其氣敵彊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讋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為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

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黄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虚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殲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為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後以薦為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享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

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圜丘必前期朝享於景靈宮太廟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於殿庭不可詔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端禮始端禮死不敢奉詔上為之止權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進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立

召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今陛下之孝於壽皇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壽皇睿謨聖訓仁政善教所嘗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以盡事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贛州還為吏部侍郎權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召拜吏部尚書權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為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決端禮言汝愚所請為蜀計為東南計夫置大將而非其人是無

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挻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群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乏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乃為太上皇帝計為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

天子之大孝也寧宗憮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亟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寖竊威柄汝愚等欲踈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黃灝以放民租黨知婺州黃度以庇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大府丞呂祖儉坐上書忤侂胄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

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即丐去不許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朞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為侂胄所制壹欝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甍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肅子嶸工部尚書

李壁字季章眉之丹陵人父燾典國史壁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燾卿諸子孰可用燾以壁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為正字寧宗即位徙著作佐郎兼刑部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

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強請以侂胄平章國事遂召
壁草制同禮部尚書蕭達討論典禮命侂胄三日一
朝序班丞相上壁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
挾宋師襲漣水金人憤甚壁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
壁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歸侂
胄用師意方銳壁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
出而苟沮既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錢象祖
以沮兵議忤侂胄得罪壁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
為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胄意不懌於是四川
荊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壁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

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子之口令廟謨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曷克丕應臣愚以為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恥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拯潰民於殘虐湔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壁不論檜之無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特以迎合侂胄用兵之私而已初侂胄召葉適直學士院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壁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夕招壁飲酒酣及師旦事壁微摘其過

覘侂胄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璧又言郭倬李汝翼僨軍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淮民拜參知政事金遣使來徵亦欲和意丘崈以聞璧貽崈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胄侂胄大恚不復以和為意璧言張浚以討賊復讎為已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胄不聽以張巖代崈璧力爭言丘崈素有人望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丘崈邪吳曦叛據蜀稱王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璧議須用重臣宣

撫薦制置使楊輔為宣撫使而使安丙輔之丙殺楊巨源輔恐召變以書舉劉甲自代侂胄疑輔避事璧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宣撫使方信孺使北歸言金人欲縛送侂胄故侂胄忿甚用兵之意益急璧方與共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侂胄分禍璧曰嘻國病矣我去誰適謀此會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胄以密旨告璧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璧言事留恐泄侂胄迄誅璧兼用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論璧反復詭譎削三秩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胄事璧實預聞

乃令自便復官提舉洞霄宮久之復以御史奏削三
秩罷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
潰兵張福入益昌戕王人略閬剽果至遂寧壁傳檄
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怨
盡燔其城顧府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壁馳
書大將張威使調嘉定黎雅砦丁牌手來會戰威夜
遣人叩門来言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
以火攻之壁曰審爾必多殺士卒盍先斷賊汲路與
糧道使不得食即自成擒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
謀賊遂平壁尋引疾奉祠嘉定十五年六月卒進資

政殿學士致仕謚文懿璧嗜學如飢渴群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為文雋逸所著有鴈湖集一百卷涓塵録三卷中興戰功録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内外制二十卷援毫録八十卷臨汝閑書百五十卷璧父子與弟𡌴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丘崈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爲建康府觀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崈有旨賜對遂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内治

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燾言泛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為人所據亦須理索否燾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燾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太常博士出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蘇湖皆被其害燾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刱築三月堰成三州舄鹵復為良田除直祕閣知平江府入奏內殿因論楮幣折閱請公私出內並以錢會各半為定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知吉州召除戶部郎中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

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不合崈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崈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為樞密崈不少下之方送客時抃擬定程頓奏上降付接伴令沿途遵執崈具奏謂不可以此啓敵疑心不奉詔抃憾之訾崈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即位召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

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宓素以吳氏世掌兵爲虜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宓即奏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曦勿令奔喪起復知和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檄利路提刑楊虞仲往攝興州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杲繼詔復兼利西路安撫杲死韓侂胄復以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服宓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即位赴召以中丞

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既入奏韓侂胄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崈盖北伐議也知崈平日主復讎冀可與共功名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絶不然必誤國矣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姑為遲之崈因贊曰翻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南奏以崈為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崈手書力論

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胄移書欲除宓內職宣諭兩淮宓報曰使名雖異其為示敵人以嫌疑之蹟則同且僞平章宣撫既寢尤不宜輕舉侂胄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時宋師克泗州進圖宿壽既而師潰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宓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宓欲全淮東兵力為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

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金人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崈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為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崈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崈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崈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紙崈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答書辭順崈復以聞遂

遣陳璧充小使璧回具言金人詰使介既欲和矣何爲出兵貟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宗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係銜侂胄大怒罷宗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之既以臺論提擧洞霄宮落職侂胄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廪不繼公肆剽劫宗乃隨雄淮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頴揀刺爲御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爲額分爲六軍餘汰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

石武定既成軍伍淮西頼其力以病乞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謚忠定宗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遷祕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册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權侍立修注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

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
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
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
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講初孝宗以戶部經費
之餘則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
頻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備犒軍思謂實給
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
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
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
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閤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

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久
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
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
李皇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
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
於褻狎終於恣横卒至於陰陽易位内外無别甚則
離間父子漢之吕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
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
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
改婺州未上提舉太平興國宮召除吏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府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侂冑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己為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冑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諭之以呈稾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

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贓以巨萬計胡不顯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思既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决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殛復召首對乞用

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閱習機政又言佗冑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為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佗冑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佗冑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徙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目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佗冑權有所偏覆轍可鑑既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

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落臣僭論麻制鐫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

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
事父師援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
愍之命其族子紹節為之後補官任州縣九年第進
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侂胄方議用兵紹節
至郡議修築古城剏造砦柵專為固圉計淮西轉運
判官鄧友龍諂於侂胄謂紹節但為城守徒耗財力
無益於事侂胄以書讓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
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
量國力浪為進取計非所敢知侂胄得書不樂乃以

李奕代紹節召還為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為殺掠遠近苦之紹節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為寇者紹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節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摇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為利令乃有他耶紹節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悼為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為少師非常典也諡曰忠惠

李蘩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褚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

字四百令三个

饑邛蜀彭漢成都盜賊蠭起綿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劍外和糴在州者獨多蘩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蘩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徙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粮升郎中淳熈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粮名為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蘩相度以聞蘩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糴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為

官糴貴賤眂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眂量勿務取
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乃書利民十一事
上之前後凡三年繁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
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遠邇讙趨
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
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繁像祠
之范成大驛疏言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糴民
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
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繁守太府少
卿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糴事可又行否成大奏李

蘩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蘩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蘩也上意方嚮用而蘩亦欲奏蠲鹽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蘩能官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擇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蘩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吳挺以為怨後蘩總餉事挺誣奏軍食觕惡孝宗以問蘩蘩緘其樣以進挺之妄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誅曦每語人云

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乎蘩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

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為相受制於韓侂冑雖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壁丘崈皆諫侂冑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壁獨當筆焉何其所見後先舛迕哉附會之罪壁固無以逭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劘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槩有可尚焉李蘩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七

宋史三百九十九

列傳第一百五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脱脱等奉脩

鄭瑴 王庭秀附　仇悆　高登

婁寅亮　宋汝爲

鄭瑴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舉進士授安陸府教授權信陽縣尉監南京酒稅遂召爲御史臺主簿張邦昌之僭號也挺身見高宗于濟州既即位擢監察御史遷右司諫升爲諫議大夫帝至杭州瑴奏曰陛下南渡出于倉卒省臺寺監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其中之秀以爲用況天

下賢俊多避地吳越宜令守臣體訪境內寄居待闕及見任宮觀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聞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賢才以濟艱厄詔從之苗傅劉正彥等逆亂轂庭立面折二凶且謂逆賊凶燄熾甚非請外援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見呂頤浩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言轂面折二凶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轂言黃門宦者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待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群起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群

起而攻之者庶民也睿聖皇帝南渡駐蹕未安群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革前弊並令選擇其人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國勢尊矣仍諭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聞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君之禮而全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轂對請付外行之又論黃潛善汪伯彥均于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以散官竄謫湖南錢伯言與黃願皆棄城呂源與梁揚祖皆擁兵而逃今願罷官揚祖落職而源伯言未正典刑非所以勸懲詔竄削有差傅正彥日至都堂議事轂奏將帥之臣不可

預政及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俊兵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命俊不肯分所部兵遂謫浚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穀知出二凶姦謀具章乞留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貶不報穀遂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聞之皆感激奮厲為赴難計俄詔睿聖皇帝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姪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庭公卿百司群吏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則無所法行之于今則實逆

天或者謂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爲不然昔
舜之禪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
舜猶親之也唐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
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于古爲有法行之于
今爲得宜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退與御史王庭秀
上疏力爭太后召瑴與宰執同對簾前瑴乞召庭秀太后
諭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瑴奏曰臣不知其他
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
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
也太后令瑴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昞等所上書以示瑴庭

秀瑴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變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左丞張澂獨曰事勢若此豈爭此名位耶澂欲出瑴等共止之瑴與李邴並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復位進簽書執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于瑴殆不能釋也

庭秀字頴彥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其爲學旁搜遠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植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侍御史李光薦爲御史臺檢法官宣和靖康時進言皆發于忠義御史中丞言僞楚時

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爲臣而歸願
褒擢之拜監察御史奏乞威斷當出於人主而所遣宣諭
官當令舉廉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州郡法官申憲司
閱實具奏以取裁決遷殿中侍御史論黃潛善賣官售寵
罷之既與鄭㲉力爭降封高宗事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
呂祉奏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
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遂召爲吏部郎改左司言
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
僚者宜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以名
來上參之公議不次升擢以厲士風從之遷檢正中書門

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祕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仇悆字泰然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邠州司法讞獄詳恕多所全活爲鄧城令滿秩耆幼遮泣不得去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于燕山悆餽饟畢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悆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悆送運餉于涿值大軍潰于盧溝河囊橐往往委以資敵悆間關營護無一毫棄失調高密丞俗尚嚚訟悆攝縣事剖決如流事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遺猾吏揚盖每陰疏令過脅持爲姦悆暴其罪黥之無不

悅服州闕司錄命念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廨時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念由它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念方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弗能遏劇寇起萊密間素聞念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賴以安密卒閉關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噂曰無驚仇公南遷丁母憂服除知建昌軍入爲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兵間亡失告牒十常七八而銓部無案籍憑丐者甚多眞僞錯亂念親爲考覈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聞行之遷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爲沿海制置使明守與宰相厚善紿言士卒將爲變致遣

精兵密捕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縱軍剽略頃之泛海去
呼曰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廬一城晏然猶坐削兩
官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
入民情洶懼宣撫司統制張琦者冀乘危爲亂驅居民越
江南走欲先脅悆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刃登樓揚白麾
左右驚潰迫悆上馬悆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
徇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不爲動神色無少異琦等
錯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時金人出入近境悆求援于宣
撫司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雖旌其子以官
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將棄

兩淮為保江計僉録詔語揭之郡縣讀者至流涕感恩自奮監押閻僅死于賊餘衆來歸州帑匱竭無以為賞僉悉引班坐犒以酒食慰勞之衆皆感勵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度淮其後麟復增兵來寇僉復壽春俘馘甚衆獲旗械數千焚糧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二人初金人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衆向淮東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僉以策說之曰金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蔑有不濟者昔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願無失時之

悔浚不能用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諜言兀朮爲之殿
人心怖駭不知所爲會京西制置使遣牛皐統兵適至悆
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皐既至以忠義撼之皐素勇
甚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懾散而復
集者三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皐掖以上手刜數人
因免冑大呼曰我牛皐也嘗四敗兀朮可來決死冦畏其
名遂自潰以悆克復守禦功加徽猷閣待制明年宣撫司
始遣大將王德來時冦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時吾屬
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德麾下
多女眞渤海歸附者見悆像不覺以手加額初宣撫司既

不以一卒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絕于道又請浚督行之浚檄悆度其宜處之悆謂殘破之餘兵食不給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之責誓當死守今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艦于巢湖必貽朝廷憂力陳不可浚韙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衆尋詔諭闕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強奬善良爲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歛迹州罹兵火旣燬悆斥廚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饑發官儲損其直民無死徙朝廷聞之進秩一等再召進對帝親加褒諭欲留寘近密言者以悆在郡多縱胥吏爲慘酷請授外藩時峒獠未息乃進直學士

爲湖南安撫使禁盜鑄錢者趣使爲農物價既平商賈遂通數月召還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詭計叵測愈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和議以爲異己落職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起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復陷所歸郡邑如愈言廼復待制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陛辭言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衄若乘已振之勢鼓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上嘉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愈性至孝母没時方崎嶇轉徙居喪盡禮沿海制置使陳彥文薦于朝

起復之悆不就悆端方挺特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為邑子以文謁悆悆他日語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私見悆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悆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為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為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彥無辜

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宮即位意必能爲民興除大利害踐阼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事息而覩惟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飲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久處邦彥等于政府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爲姦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爲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

亡未可忽也于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為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弅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

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而銷滿秩士民丏留不獲相率醜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振濟復爲糜于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己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

守汪藻館之藻留與修徽宗實録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爾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為其所屈登至頗革而登喜其遷善補處學職它日琥有請屬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愬琥侵貸學錢者登呼至面數琥聲氣俱厲叱下白郡及諸司寘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寔生太師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檜為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移荔浦丞

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劾檜祠而自爲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閔之故人有爲右司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于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爲也登曰其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靜江獄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廣漕鄭鬲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閫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李仲文即馳以達檜檜聞震怒坐以前事取旨編管容州漳州遣使臣謝大作特省符示登登

讀畢即投大作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敕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為泣下奮劒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中無它語也汝欲何為吾當以死捍之萬不棄亦坐鐫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顰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為守奏乞褒録贈承務郎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其學以慎獨為本所著

家論忠辨等篇有東溪集行世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䟽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

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鑾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復上疏曰陛下輙迹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作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

之乃所以申其永命也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茲蓋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爲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淸暇不過增一節度使爾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兩宮回蹕澤流萬世改合入官擢監察御史時相秦檜以其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寅亮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鞫問無實猶坐爲族父冒占官户罷職送吏部由是坐廢

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闔門遇害汝爲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

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嘉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
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
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爲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
軍不克與時亮會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盛怒刼而
縛之欲加僇辱汝爲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
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爲不屈遂解縛延之曰
此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見豫汝爲曰願伏劒爲南朝鬼
豈忍背主不忠于所事力拒不行乃至京師瀕死者數四
豫僭號汝爲特頤浩書與之開陳禍福勉以忠義使歸朝
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人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

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爲然以汝爲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以誘之固辭遂連結先陷于北者凌唐佐李亘李儔爲腹心以機密歸報朝廷唐佐等所遣僧及卒爲邏者所獲汝爲所遣王現邵邦光善達朝廷皆官之紹興十三年汝爲亡歸作恢復方略獻于朝且曰今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獨禮部尚書蘇符憐之爲言于朝換宣教郎添差通判處州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郎汝爲遂上丞相書言用兵之道取勝在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女眞乘襲取契丹之銳梟視狼顧以窺中原一旦長驅直擣京闕升平旣

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機而速發由是猖獗兩河以成盜據之功既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避地轉鬬從歸聖朝将士戮力削平群盜破逐英雄百戰之餘勇氣萬倍回思曩昔痛自懲悔人人扼腕切齒願當一戰加以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孤壘力挫其鋒方其狼狽逃遁之際此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乎王師遽旋撫其機而不發遂未能殄滅醜類以成恢復之功今聞其力圖大舉轉輸淮北其設意豈小哉所慮秋冬復肆猖獗兀术不死兵革不休雖欲各保邊陲安可得也今當乘去歲淮上破賊之勢特降哀痛之詔聲言親征約諸帥長驅直擣

某月日各到東京協謀併力以俘馘兀朮爲急又言兀朮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謀者叛亡群盜而已去夏諸帥各舉金人奔命敗北之不暇兀朮深以爲虞故爲先發制人之動所恃者不過自能聚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帥分軍爾今計其步騎不過十萬王師雲集其衆數倍合勢刻期並進戮力何憂乎不勝若以諸帥難相統屬宜除川陝一路專當撒離喝權合諸帥爲兩節制公選大臣任觀軍容爲宣慰之職往來調和諸帥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則勢既合不爲賊所料矣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擣東都賊必首尾勢分復以重兵急擊然後以舟師自淮繇新河入鉅

野澤以步兵自洛渡懐衛入太行山以襲其内舟師入鉅野則齊魯揺步兵入太行則三晉應賊勢雖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爲計矣久之有告汝爲于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檜將械送金人汝爲變姓名爲趙復徒步入蜀汝爲身長七尺踈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者遇之溪上企道曰必奇士也欵留之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靖康間離亂事歷歷言之企道益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汝爲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爲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爲國復讎收還土宇頗爲諸公所知命繆數奇軋

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爲能知死期嘗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汝爲倜儻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見其醉或歌或哭涕淚俱下其客蜀也史載之邵博宇文亮臣李燾相得甚歡趙沂王京魯關民先楊寀惠疇經紀其喪事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爲死詣登聞鼓院以狀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其子南強以汝爲之死哀愬于朝參知政事虞允文錢端禮以聞特官一子有忠嘉集行世

論曰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鄭㲄王庭秀正色立朝以爭君臣之義顧不韙哉仇念豈弟君子遺澤在

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焉婁寅亮請立太祖後爲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爲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迕秦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於乎悕矣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九　宋史四百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王信　汪大猷　袁燮　吳柔勝

游仲鴻　李祥　王介　宋德之

楊大全

王信字誠之處州麗水人既冠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試中教官授建康府學教授丁父憂服除進所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之嘉歎不已特循兩資授太學博士時須次者例從外添差溫州教授郡饑疫議遣官

振救之父老願得信任其事守不欲以煩信請益力信聞之欣然爲行備至病者家全活不可勝記差敕令所刪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自相牴牾吏得以傅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敵情不可測和議不可恃今日要當先爲自備之策以待可乘之機上以爲是又論太學正録掌規矩之官而員多博士掌訓導之官而員少請以正録兩員升爲博士從之論除官陛冗之敝乞精選監司而擇籍名郡將代半歲乃注人上親以其章授宰臣行權考功郎官蜀人張公遷初八年免銓至是攺秩吏妄引言復令柅之信鉤考其故吏怖服有三蜀士實㩦式吏受賕爲地工部尚

書趙雄蜀人也以屬信信持弗聽已而轉吏部閱審成牘撫掌愧歎嗟激不已以聞于上它日上謂尚書蔡洸曰考功得王信銓曹遂清邏者私相語指為神明武臣給告不書年齒磨轉蔭薦肆為姦欺不可控摶為擿最者數事告宰相付之大理獄事連三衙殿帥王友直欵爭之上審知其非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汝將何為獄具皆伏辜因請置籍以稽後患授軍器少監仍兼考功郎官丁母憂吏哀金穀牲禱神願信服闋無再為考功既起知永州入奏事留為將作少監復考功郎官轉軍器少監兼右司郎官升貟外郎四方有以疑獄來上者信反復披覽常至夜分

升左司員外郎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禍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事者以趣辦為能而不為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為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寖失祖宗忠厚之意華敝預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為怪願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為目前苟且之徇又論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為擾願明與減放又論豫備三說收逃亡之卒

選忠順之官嚴訓練之職又言屯田利害上皆納其說兼
玉牒所檢討官提領戶部酒庫久之上諭信曰知朕意否
行用卿慮書生不長於財賦故以命卿果能副朕所委爲
中書門下檢正諸房文字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
禮部尚書使于金肆射都亭連中其的金人駴曰尚書得
非黑王相公子孫耶謂王德用也信得米芾書法金人寶
之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首肯
之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徵史策不
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願思所
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經營中

原之志甚銳然功之所以未立者正以所用之人不一其人不一故其論不一其論不一故其心不一願豫求至當之論使歸于一鎖闈封駁而右府所下不關中書或斜封捷出左於公論統領官奴事內侍坐謫遠州幸蒙赦還而遽復故職潛藩恩舊之隸徒攉酤官而齒朝士老禁校僥冀節鉞詭計可得之而奉稍恩典與正不異閤門多溢額祗候妃嬪進封而冒指它姓爲甥姪既一一塗歸有錐書讀而徐核其不當者續爭救之上曰事有不可不問者第言之朕無有不爲卿行者於是益抗志不回宦者甘昇既逐遠之矣屬高宗崩用治喪事人莫敢言昇俄提舉德壽

宮信亟執奏舉朝皆悚翰林學士洪邁適入上語之曰王給事論甘昪事甚當朕特白太上皇后聖訓以爲今一宮之事異於向時非我老人所能任小黃門空多類不習事獨昪可任責分吾憂渠今已歸居室尚不能有豈敢蹈故態以是駭䟔不欲行卿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聞之乃止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提舉崇福宮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其目曰法戒輕變令貴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脩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急縣當別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附之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州信未涉州縣掾按剖析敏如流泉

擢集英殿脩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逋官錢十四萬緡七萬匹緜十萬五千兩米二千萬斛山陰境有狹獈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啓斗門導停瀦注之海築十一垻化匯浸爲上腴民繪象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築漁浦隄禁民不舉子買學田立義冢衆職修理加煥章閣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初信扶其父喪歸自金陵草屨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也由是得寒濕疾及聞孝宗遺詔悲傷過甚疾復作至是寖劇上章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于其居光如炬不及地數尺而散數日信卒遺訓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齋集行世

汪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紹興七年以父恩補官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吏事登十五年進士第授婺州金華縣丞爭財者諭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椿年行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猷覆視龍游縣大猷請不實者得自陳毋遽加罪改建德遷知崑山縣丁父憂免喪差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參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東辟幹辦公事充參議官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户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

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而止遷祕書少監修五禮會要金人來賀假吏部尚書爲接伴使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孝宗淸燕每訪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耆長雇直隸經總制司並緣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厲民爲甚又論亭户未嘗煑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隱寄田産害及編氓宜取二

等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勳戚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惟當賜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貲產止可行於彊盜贓吏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榷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鑄銅爲器上嘉奬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之事權刑部侍郎升侍講言有司率用新制棄舊法輕重舛牾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明詔編纂書成上進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珙以彊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謂太祖朝彊盜贓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

懲艾請從舊法贓滿三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遂具奏曰彊盜烏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益用中典寖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若皆寘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爲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十四人舊法則百七十人俱死遂從大猷議借吏部尚書爲賀金國正旦使至盱眙得印榜云彊盜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劾求去上聞之復行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夜傳旨學士院出唐沈既濟論選舉事曰今日有此敝可

行與否詰旦當面對即奏事與今異敝雖似之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旣郊差充鹵簿使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泉州毗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眞臘大賈爲毗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豈毗舍邪耶遂遣之故事蕃商與人爭鬭非傷折罪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茍在吾境當用吾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奈何爲其所役卒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提舉太平興

國宮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宮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美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爲興仁錄率鄉人爲義莊二十餘畝以爲倡衆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稾備忘訓鑒等書

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卧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

羅點屬任振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除沿海制屬連丁家艱寧宗即位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燮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久之為浙東帥幕福建常平屬沿海參議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權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攺提舉江西常平權知隆興召為都官郎官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以罪去而權臣

遂根據幾危社稷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
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
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奬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
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
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旬陛下
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旣知如是而明則當知
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懵然
不辨矣遷國子司業祕書少監進祭酒祕書監延見諸生
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是爲道本聞者悚然有得士
氣益振兼崇政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時史彌遠主

和燮爭益力臺論劾燮罷之以寶文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燮初入太學陸九齡爲學録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亦皆在學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後謚正獻子甫自有傳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持敬之學不妄言笑長游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將寘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勝嘗救荒浙右擅放

田租爲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爲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講義策問皆以是爲先又於生徒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于長擢爲職事使以文行表率於是士知趨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遷太學博士又遷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時再議和好尤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皐有馬爲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皐皐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爲言郡下七人于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收土豪孟宗政扈再興隸帳下後宗政再興皆

爲名將棨隨州及棗陽城招四方亡命得千人立軍曰忠勇廩以總所闕額營柵器械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兼知鄂州甫至值歲歉即乞糴于湖南大講荒政十五州被災之民全活者不可勝計改知太平州除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改直華文閣除工部郎中力辭除祕閣修撰依舊宮觀以卒謚正肅二子淵潛俱登進士各有傳

游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犍爲簿李昌圖總蜀賦辟糴買官奇其才曰吾董餉積年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制置使

趙汝愚一見即知敬之叙州董蠻犯犍爲境憲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端以州負馬直也乃使人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輔檄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遲以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橫歛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然之大將吳挺沮而止趙汝愚移帥閩舉仲鴻自代制置使京鏜轉運劉光祖亦交薦于朝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斡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

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霍光語汝愚讀之駭立焚之不荅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荅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禫日不決禍必起矣汝愚又不荅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策也知閤韓侂冑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冑方居中用事恚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求見者例不許

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覬遏異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誣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爲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

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竄矣凡阿附宰相本眞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器監主簿力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撫司幕官薛綬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編書示綬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逼吾死即塡其日時宣撫使程松已大棄其師遁仲鴻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鴻謂紱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宣威之成都松不

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侶往見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參政李璧奏除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祠而歸遷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侶淳祐五年爲右丞相自有傳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爲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録參邏者以巧發爲能每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鞫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

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爲諫大夫祥調濠州録事參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改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以嫌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主管户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脩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蹟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漢陽監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絶中外洶洶留

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黮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沖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謚肅簡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唱爲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爲國子録上疏言壽

皇親挈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累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寧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崇寧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時韓侂冑居中潛弄威福之柄猶未肆也而文墨議論之士陰附之以希進於是始無所憚矣侂冑始疑介前封事詆己且其弟仰冑嘗以舊識求自通介拒絕之侂冑怨益深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

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與袁燮皆僞學之黨且附會前
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隷人
蘇師旦忿介不通謁目爲僞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
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髮已種種豈爲鼠輩所使邪
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以外艱去免喪知饒州未赴召爲
祕書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
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柟劾介
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冶侂胄誅朝廷更化介召還除
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國子司業太子
侍講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除國子祭酒會以

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暘若之證謂羅日愿爲變是下人謀上也修好增幣而金人猶觖望是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況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轍可以爲戒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嘗以爲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祕書監升太子右諭德其在春宮篤

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索館中圖畫卻而
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
旨以杜請謁宮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
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閤職爲州鈐介謂此
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
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
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
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
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閤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
御後殿則立乎朶殿下何所聞見而修起居注乎乞依歐陽

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旣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爲給事一爲諫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歲餘升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子埜自有傳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大夫遠謫彭山子孫散居於蜀遂為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為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編修樞密院時兵釁有萌會赤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內北門鴟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為火為日為甲冑坎為水為月為盜為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患乃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之變臣竊危之他日又對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

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唐藩鎭之禍基於此矣時吳曦在西陲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奕在兩淮德之預以爲慮除太常丞出知閬州會曦變託跌足以避僞事平始赴闕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不俟代者之來徑用觀察使印領事詔降一官改潼川路轉運判官湖南路提刑改湖北召爲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深感德之嘗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德之之

賢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而卒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二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乾道八年進士調溫江尉攝邑有政聲紹熙三年召除監登聞鼓院五年光宗以疾久不克省重華宮廷臣多論諫者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書為緩必欲伏闕

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寔明目達聰之地也今乃使人視爲
具文吾何顏以尸此職乃爲書以諫力請過宮書上不報
大全於是三上䟽其略曰臣之志於憂君者不畏義死不
榮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爲恥而以言不聽從爲恥自古諫
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罷
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從亦不加於黜逐徒餌之
以無所譴何之恩使皆饕富貴甘豢養以消靡其風節乎
居皆貪禄懷姦之士則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人陛下自
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死者皆不信卒之果然乎不然乎
建康趙濟死武興吳挺死今尚不以爲然然則事有幾微於

朕兆者可諫陛下乎萬一變起蕭牆禍生肘腋陛下必將以爲不信坐受其危亡矣盜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聾瞽爾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今外間傳聞以爲壽皇將幸越幸吳興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疏入又不報寧宗即位遷宗正寺主簿慶元元年易太常寺主簿遷司農寺丞修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用事私臺諫之選爲己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以壓羣言一時之好進者恨不預此選也會御史虛位有力薦大全者屬

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目夕下矣大全笑謝決不往明日遂丏外時實録將上矣上必推恩大全去不少待於是除知金州至姑蘇以病卒

論曰王信有文學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爕學有所本吳柔勝游仲鴻名在僞學觀李祥訟趙汝愚公論藉是以立王介揚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兵者歟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　宋史四百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辛棄疾　何異　劉宰　劉爚

柴中行　李孟傳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蓍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棄疾爲掌書記卽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棄疾閒與之遊及在京軍

中義端亦聚衆千餘說下之使隷京義端一夕竊印以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匄我三日期不獲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眞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并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衆中縛之以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仍授前

官改差江陰僉判棄疾時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
府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
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
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
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
農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
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剏奠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撫
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
畧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
加秘閣修撰調京西轉運判官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

四百四十

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以大理少卿召出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金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斂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剿除明年剗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

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
惠養元元爲意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
舉小吏以應故事自爲文過之地詔獎諭之又以湖南控
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
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
署無巳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
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
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
決傷威損重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
翼例別刱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三牙密院專聽

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
畫廼度馬殷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招步軍二千人馬軍五
百人傔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五萬於廣西買
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十匹時樞府有不樂
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
疾善斡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歛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
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
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
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
勿憂令廂官自官舍神祠外應居民家取溝壝瓦二不二

日皆具僚屬歎伏軍成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彊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逮其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檣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救助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為赤子皆王民也卽以米舟十之三予信帝嘉之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冲佑觀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棄疾為憲時嘗攝帥每歎曰福州前

枕大海爲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急緩奈何至是務爲鎮靜未期歲積鏹至五十萬緡牓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于廣今幸連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卽糴之候秋賈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強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無虞事未行臺臣王藺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丐祠歸慶元元年落職四年復主管沖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四年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寶謨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坐繆舉降朝散大夫提舉沖佑觀差知紹興

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進寶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
江陵府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
未受命而卒賜對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
棄疾豪爽尚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
興閒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
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讎
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帥長沙時士人或愬考試官
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牓春秋卷兩
易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胡爲
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

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甞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爲大理卿時同僚吳交如死無棺斂棄疾歎曰身爲列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賻之復言于執政詔賜銀絹棄疾甞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櫂歌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歿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禄大夫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

得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絶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枋得請于朝加贈少師謚忠敏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擬異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遷國子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初不在事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史異奏與丞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嫌遂拜命遷右正言時光宗從于定省異入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姦人離間父子當

明正典刑語極峻又不報匄外授湖南轉運判官偶攝帥事辰蠻侵擾邵陽異募山丁捕首亂者蒲來矢以衆來降尋為浙西提點刑獄以太常少卿召改祕書監兼實録院檢討官權禮部侍郎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悦又以劉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久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異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米椿積立循環通濟倉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異曰戌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為天狗蜀其將有兵乎匄祠以寶謨

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宫後四年吴曦果叛起知潭州乞閑予祠者再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五月不雨異上封事言近日號令或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得盡行其言陛下閔念飢民藥病殯死遐荒僻嶠安得實惠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幣阜通商米不如稍寛關市之征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虚文中外相觀指爲禮數無以爲風俗廉恥之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有一異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茍於去就取舍

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寧尉江寧巫風爲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歲旱帥守命振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眞武法穿雲子寶華主者皆禁絕之書其坐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事箠楚緣事出郊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篋藏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眞州司法詔仕者非僞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于叢祠以殺一人刃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教我也爲請之州毀其廟斬首以徇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户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它日主之

子征其租則曰牛鬻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愬于宰宰曰牛失十載安得一旦復之廼召二匃者勞而語之故託以它事繫獄鞫之匃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因其氏所租匃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爲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愬婦不養者二召二婦并姑置一室或餉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巳饌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

日遂得其情父喪免至京韓侂冑方謀用兵宰啓鄧友龍
薛叔似極言輕挑兵端爲國深害迄如其言爲浙東倉司
幹官職事修舉亟引去默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南
岳廟江淮制置使黃度辟之入幕宰辭曰君命召不往今
矧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諷
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考功曆示決不復
仕理宗初即位以爲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
辭乞致仕乃以直祕閣主管仙都觀拜改秩子祠之命辭
祕閣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
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

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畧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王遂且俾宣撫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帝猶冀宰一來也召奏事訖不爲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宰剛大正直明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爲粥以與餓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人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須靡謁不獲其無田可耕其無廬可居其之子女長矣而未昏嫁皆汲汲經理如己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必捐貲先倡而程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爲旣竭其力

籍質貸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毀淫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于鄉人者無不爲也宰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旣竭日力猶坐以待雞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文集語録行世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韜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陰主簿爚正版籍吏不容姦調饒州録事通判黄奕將以事汙爚而已自以贓抵罪去都大坑冶耿其閔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水火爚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爲叢冢以葬調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銀錢及綱本二稅甲葉鈔鹽軍

期米等錢大修學校乞行經界改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爲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僞學禁興爚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爲終老隱居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修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頗益恐懼修省必開言路以廣忠益必振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新春末支及冬復償存其半以備緩急逋欠亭戶錢十萬轉運司五萬爚以公使公用二庫羸錢補之奏

義倉之敝客丁錢之敝小官奉給之敝舉留守令之敝吏商之敝召入奏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廢則人心自貳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奬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楮幣轉對言頗於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修明軍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爚竟獲之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

發明於千載之後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己指道爲僞屏其人禁其書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汚下人欲橫流廉恥日喪追惟前日禁絶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既仕之後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僞學之詔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注刋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詔長吏監司禁戢強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科歛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接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

散之中就爲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鬬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爲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敝兼權兵部侍郎改兼權刑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時

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爲異爚奏頴明詔大臣崇獎忠讜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爚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爲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兼工部侍郎奏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間此非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奏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歷陽以援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壅而導之

使言人心方鬱而疏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爲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之藥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慶聖節謝絕金使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爲之吐舌卒贈光禄大夫官其後賜謚文簡所著有奏議史稾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稾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

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喪免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爲大帥而稱人爲恩王恩相心竊恥之毋汙我攝昭州郡事蠲丁錢減苗斛賑飢羸轉運司委中行代行部由桂林屬邑歷柳象賓入邕管問民疾苦先行而後聞捐鹽息以惠遠民嘉定初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太學正升博士轉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之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末論權臣用事包苴成風令舊習猶在宜舉行先朝

痛繩贓吏之法謂太學風化首童子科覆試胄子舍選有挾勢者中行力言于長守法無秋豪私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嚴保伍精閱習增闢屯田城壕營砦器械糗糧百爾具備治行爲淮右最又條畫極邊次邊緩急事宜上之朝廷大槩謂邊兵宜如虵勢首尾相應草寇合兵大入則鄰道援之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援兵既多雖危不敗又言淮襄土豪丁壯往者用兵傾貲效力者朝廷吝賞失信宜亟加收拾亦可激昂得其死力遷西京轉運使兼提點刑獄中行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備禦尤宜周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日夜與民爭利中行諷之不

聽天方旱盡捐酒稅斥征官黥務吏甘澍隨至官取鹽鈔
羸過重課日增入中日寡鈔日壅中行揭示通衢一錢不
增商賈大集改直祕閣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事江陵
戎司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白于朝考覈軍實舊額二
萬二千人存者纔半亟招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
歸帥司重劾李珙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興有功以厲宿
將上闕朝廷下闕制閫遷江東轉運司判官旋改湖南提
點刑獄豪家習殺人或收養亡命橫行江湖一繩以法華
亭令貪虐法從交跡薦之中行笑曰此欲斷吾按章也卒
發其辜入爲吏部郎官以立志啓迪君心言好進好同好

欺士大夫風俗三敝選曹法大壞吏緣爲姦中行遇事持正不爲勢屈由是銓綜平允擢宗正少卿上疏謂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姦今者顧乃垂拱仰成安於無爲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可鑒也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洪而陰掩其迹内用牢籠而微見其機觀聽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靜頗厭人言於是臣下納説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孟春大雨震雹雷霆交作邊烽告急至失地喪師

淮甸震洶中行亟奏内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祕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爲僞學者欲加遠竄杜絶言語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謂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則小臣廉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爲又論内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謂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親擢則權不

下移今或私謁或請見或數月之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進爭爲妾婦之道則天下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己不敢言亦且併絶人言矣大臣爲附會之説所誤邊境之臣實遁者掩以爲誣眞怯者譽以爲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以欺廟堂以欺陛下願明詔大臣絶私意布公道進祕閣修撰知贑州治盜有方境内清肅匄祠得請以言罷理宗即位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賜金帶卒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董蒙説

李孟傳字文授資政殿學士光季子也光謫嶺海孟傳才六歲奉母居鄉刻志于學賀允中徐度皆奇之而曾幾妻

以其孫龍大淵黜爲浙東總管知孟傳爲名門子解后必就語孟傳正色辭之幹辦江東提刑司易浙東常平司毋喪免調江山縣丞棄去監南岳廟行在編估局未上改楚州司戶參軍單車赴官公退閉戶讀易郡守部使者不敢待以屬吏徐積墓在境內蕪沒既久加葺之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知象山縣守薦爲邑最從官多合薦之主管官告院與同列上封事請詣北宮又移書宰相遷將作監主簿丞相趙汝愚初當國適大侵遣孟傳按視江池鄂三大軍所屯積粟道除太府丞既復命汝愚去國黨論起而孟傳奉使無失指面對言比以使事往返四千里所過民

生困窮衣食不贍國之安危以民爲本今根本旣虛形勢俱見保邦之慮宜勤聖念時韓侂冑連逐留正及汝愚太府簿吳璹與侂冑有連姻因言臺諫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夫爭之鼎鑊且不避兼考功郎復因對言國家長育人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滲漉待其旣成而後足以供大厦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治功未優功能尚薄而意已馳騖於臺閣不稍有以扶持正飭之其敝將甚又言武舉及軍士比試專取其力臨敵難以必勝唐世取人由步射弓弩以至馬射各以其中之多寡爲等級宜采取行之韓侂冑與孟傳故嘗致侂冑意孟傳謝曰

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胄慙而退請外知江州獄訟止息侂胄不悅勾歸復知處州遷廣西提點刑獄改江東提舉常平移福建詔入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能益招徠忠讜以扶正論故人有在政府者折簡問勞勤甚孟傳逆知其意即謝曰孤蹤久不造朝獲一望清光而去幸矣對畢即出關至閩大饑發廩勸分民無流莩侂胄誅就遷提點刑獄移江東又辭丞相史彌遠其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卒歸使節角巾還第再奉祠以倉部郎召又辭遷浙東提點刑獄未數月申前請章再上加直祕閣移江東不赴主管明道宮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常誡其子

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稾左氏說續史雜志記善記異等書行世

論曰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于是而已辛棄疾知大義而歸宋何異篤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重華宮柴中行寧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肯自言非程頤僞學劉爚表章朱熹四書以備勸講衛道之功莫大焉李孟傳所立不愧其父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所謂鴻飛冥冥者耶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１１２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８０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６７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７５４４７７９
ｕｒｌ＝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２．ｄｕｘｉｕ．ｃｏｍ／ｓｅａｒｃｈ？＆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ｅａｒｃｈ＆ｇｔａｇ＝＆ｓｗ＝％Ｂ０％Ｄ９％Ｆ１％Ｃ４％Ｂ１％ＢＥ％Ｂ６％ＦＥ％ＣＡ％ＡＥ％ＣＢ％Ｃ４％ＣＡ％Ｂ７＋＋％ＣＢ％ＣＥ％ＣＡ％Ｂ７＋＋１１２＆ｙｅａｒ＝＆ｓｅｃｔｙｅａｒ＝＆ｓｅｂ＝０＆ｐｉｄ＝０＆ｓｈｏｗｃ＝０＆ｆｅｎｌｅｉＩＤ＝＆Ｐａｇｅｓ＝１＆ｓｅａｒｃｈｔｙｐｅ＝１